

江南鈞

南唐

餘近

載事

磯

立

談

附錄



釣磯立談
附錄

史虛白撰

大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釣磯立談及其他二種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爲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爲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爲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爲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竊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南唐 史虛白撰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爲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爲。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句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尙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柰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爲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

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寶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爲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爲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啓以知詢爲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澌澌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躔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爲陵。陵之不可以爲隰。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閒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僞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邪。

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曹刻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

挂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

濠梁鯉魚始驚。曹刻誤作如爲。

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金。

曹刻誤

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

識魚人大率曹刻其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

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魚曹刻鯉誤作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爲魚也江南雖爲強國而以偏

霸終焉曹刻止此無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

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剪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

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

至江南迺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爲始終由是觀之濠梁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爲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勸理孜孜不倦是時

方鎮窺伺曹刻爭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安指擣中節平居曹刻居平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

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曹刻脫爲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爲延賓

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關徼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曹刻誤采曹刻采下衍

隨卽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曹刻作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

委曲庶務無不通曹刻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

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嘗

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蒼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曹刻誤流今從毛本折曹刻脫折字波者必生脩鱗帝

王之量其亦有以異毛本作兼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宗曹刻衍字高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曹刻云延接羣哲當國

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嶇偏左曹刻誤佐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

限量只是遠圖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飛作雪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

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脫以字符瑞言者不曹刻脫不字可以數計其尤曹刻最著者江西楊化為李臨

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曹刻乃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園丘愍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

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爲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祥

告曹刻禎祥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晝之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

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誤貫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輟御宋景有公字曹刻景字下有無有字

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識晉或曲爲一姓或專繇一人亦有

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曹刻誤人裕之生也紫氣

充庭廬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殒曹刻殒也赤氛曹刻氣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桃誤景晝寢而丹

蛇游於顙準之間王輿夢有流星之警曹刻脫有流二字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子字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節將作將

師然猶胥蠻昭彰。又況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云五十年中。掘起江表。爲人神主。以曹刻無對越上下者。

耶。曹刻止此。無下云云。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人。曹刻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

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大受禪年。兩江土窟。曹刻誤比北。曹刻誤諸侯最廣。兵力雄勇。曹刻誤盛氣可以

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讎中。曹刻脫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

哲之元龜。予嘉。曹刻無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斯服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

爲之一空。曹刻誤宋齊邱乘閒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陲。汚濁

我原泉。股不附脾。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

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殺。曹刻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

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脫遺之金粟。繒綺。蓋車。曹刻

有馬。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繒帛。曹刻缺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

善和鄰好。以安宗祏。曹刻誤爲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

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尙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閒。皆以爲守文之

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

是構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誤其後宋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爲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

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傳斥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

智。今江南壤

曹刻壤下

術地字。毛瘠薄。土泉不深。

曹刻誤

其人輕狡剽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矣。曹刻云。中國自

曹刻誤

有由。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爲事耶。曹刻誤

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閒。父不哭子。

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案堵。曹刻亦獲其弗天弗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

烈祖爲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

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爲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爲壯。曲

爲老。又魏絳之辭曰。師衆以順爲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

以生焉。夫人胥仰之以生。則孰肯爲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

一彼一此。亦胡可勝言。迺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爲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

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

曹刻無

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

樓糧庫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之。曹刻誤如土芥。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齧腐骨填里。鼓絕響。曹刻誤

殆無炊煙。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而成團。糊紙以爲甲。壞鋤耪以爲器。因廢壘以爲固。官軍與之

對。則往往折北。是以劉仁瞻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睢盱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

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爲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曹刻誤會。不標異以獎薄俗。而

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會李氏。曹刻誤代。君臣失謀。橫生嫌間。

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爲得也。顧豈如

甲戌之師。曾刀。曹刻不勦而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

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峯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

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

隙。西結越蠻。晚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曹刻之內。爲之騷然。鍾

山李公建勳爲賦詩。有。曹刻脫粟多未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之病。李宗坐是

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頽垣夷塹。何有於污漫。毀冕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

爲。曹刻脫爲字。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爲。曹刻脫爲字。田獵觀燕。曹刻游。所以耗其志也。爲落落不合。所以開其

矜夸也。爲戰鬪危事。所以胥其恒畏。

曹刻

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

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

曹刻缺復

病氣干其正。日以漸靡。而曾不

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爲完人。其可復覲覲。

曹刻缺復

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爲不

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腠。

曹刻缺

之隙。而危爲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一句。古

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爲將也。愛惜其。

曹刻誤

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

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旆纛之所指。舉欣欣。

曹刻脫一

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撩理我也。及其旣毫。則威不克

愛。綱紀紊亂。玩侮饕。

曹刻缺

瀆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旆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

曰。是憤憤。

曹刻缺

者。無寧其凜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旣貿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焉。灼其中者。文。

曹刻誤

見於兆矣。古

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億。

曹刻誤

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巳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

曹刻誤

徐

遺業。撫復。

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雖。

曹刻誤

未得處囊中

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出矣。毛本云而四出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

誤耶

谷。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慊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

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

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孱鷩，不能得曹刻自立而

又刮割。曹刻誤地重斂，下戶斃踣。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

以爲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尙庶幾從一二

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

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元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曹

脫徐字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

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

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曹刻脫下恐所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

馬在湖湘間，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曹刻誤作指南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

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

曹刻作明詠。毛本作盟詛。今從毛本。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以爲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

警於外

曹刻脫外字

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

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潛

竊。寧久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孫忌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

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

曹刻以下別爲一條

上嘗服金石藥。疽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囑其指至血出。戒之曰。

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爲嬖言曰。先

帝齷齪無大略。每曰戢

曹刻誤單

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邑。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

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眞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領其語。

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

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爲計。刮瘍裹

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

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

曹刻誤作都南

而伶人李家

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驅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

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

按所云隱士。即叟父虛白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怵於賊臣之諛言。至詆誣先烈以自聖。

曹刻脫自聖二字

嚙指顧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爲傷心。吁。儉人小夫。不足以共謀國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則

不覺爲之墮睫。

烈祖使馮延巳爲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曹刻脫于字。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爲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爲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傳付曹刻付託。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儻使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

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爲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恃寵。曹刻誤作豎頰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爲由伎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掎角。曹刻誤及戎我。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鏐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祕書丞韓熙載上疏，請銖斬之。曹刻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家國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樊若冰哀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壘，投骨於江流，由是以考之，韓之至言，當自

爲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姿制。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來。曹刻頃識東朝

官家。其爲人粹若琢玉。南嶽眞君恐未知也。是以荆渚孫光憲敍續通歷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以。曹刻此

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爲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爲玩服。其新藻。曹刻麗

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閒納科。曹刻脫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

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昧。曹刻昧誤於幾先。營惑利口。於

是連兵十許年。曹刻脫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會招。曹刻誤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

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

還。曹刻誤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叟嘗讀漢書。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

復陰陰如日就暮。因感揚雄論魯不用眞儒。曹刻誤之說。又傳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爲能定國。吁。非

眞儒不足以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曹刻誤元宗之字。君臣殆亦字。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爲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

入洛。吳遣盧蘋致賀。曹刻誤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爲忠勇。叟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

楚人爲圍高安。以爲之聲援。朝廷旰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

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曹刻脫望字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方。曹刻誤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齎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曹刻誤鋒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曹刻有突至字其壘疾攻之。全諷少狃。曹刻誤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荅。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宵遁矣。

叟嘗壯西平此舉。以爲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袞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放。曹刻誤夏州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曹刻誤字。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穎。曹刻誤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祐。曹刻誤反丹陽。命李靖爲副元帥。統李勣。曹刻誤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刻誤寇邊。命任城王。曹刻誤王道宗等五軍擊之。曹刻誤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浸紊經制。然至德以來。尙有統帥也。唯鄴業。曹刻誤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逡巡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繼牽。曹刻誤俱長。則